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

原序 凡例

卷一 二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姚翼麟

謄錄監生臣陳廷鎮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史傳三編　　　傳記類三總録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史傳三編五十六卷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別著録是編凡名儒傳八卷名臣傳三十五卷又續編五卷循吏傳八卷成于雍正戊申時明史尚未成書故所録至元而止明以來傳名儒者

大抵宗宋而祧漢唐而宋又斷自濂洛以下軾所為傳上溯田何伏生申公高堂生不沒其傳經之功中及董仲舒韓愈諸人不沒其明道之功於宋則胡瑗孫復石介劉敞陳襄雖軌轍稍殊亦並見甄録絶不存門戸之見可謂得聖賢之大公其以遷就利禄削揚雄馬融以祖尚元虛削王弼何晏以假借經術削王安石亦將為平允惟胡寅修怨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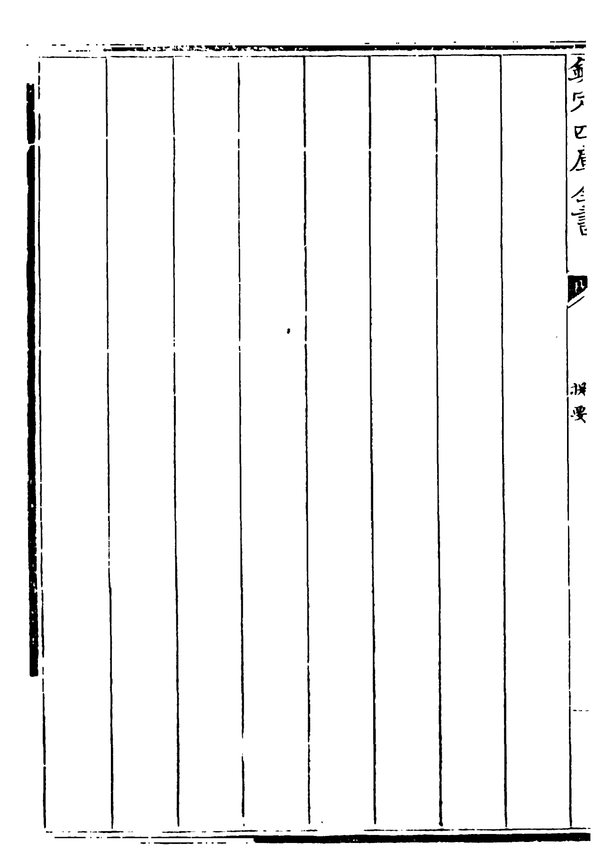
毋王柏披猖恣肆至刪改孔子之聖經咸預
斯列似為少濫又據王福時之虛詞為薛收
作贊亦未免失之不考耳名臣傳所列凡一
百八十人去取頗為矜慎續編所列又三十
九人其凡例曰續編者何擇其次焉者也或
卷帙編次已定附之於後焉耳然見為稍亞
而乙之與失於偶漏而補之其品第則有間
矣混而無別亦稍疎也循吏傳所列凡一百

二十一人雖體例謹嚴而頗未賅備如何易于之類表表在人耳目者多見刊削其去取之例亦未明言殆不可解要其標舉典型示人效法所附論斷亦皆醇正固不失為有裨世教之書矣前有軾及蔡世遠總序二篇攷名儒傳為李清植所纂名臣傳為張江藍鼎元李鍾僑所纂循吏傳為張福昶所纂世遠商榷之而軾則裁定之云乾隆四十六年十

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史傳三編原序

史傳三編者予與少宗伯蔡聞之先生所訂歷代名儒名臣循吏列傳也自司馬子長變編年為紀傳後之作史者因之凡傳一人必叙其人之所學所守所言所行所值之時所居之官原始要終無虛美無隱惡而後加之褒貶以為勸為懲猶用藥之按病症折獄之比罪案舍此不能臆為論斷也今考史記所載帝紀世家列傳凡百有十二卷而儒林循吏以類為

目其他名公巨卿或分或合其義例蓋有取焉漢初儒者不概見所傳惟文景間明經數人然等孟氏於荀卿列子貢於貨殖其所謂儒蓋可知矣汲黯與鄭當時合傳而王陵之戇直僅附見於陳平世家子産公儀休孔子孟子之所稱述而與石奢李離同列之循吏毋恠後之人議其疎畧抵牾也夫以馬遷良史之才父子相繼勒成一家言猶不免疎畧抵牾之譏他無論矣聞之先生嘗與予上下二千載中學術事

功之真偽純疵於聖人是非之義未敢自信為有當

然如黃老之害道游俠之亂政必嚴加退斥斷不敢

附會史氏以疑誤學者是則予兩人之志也於是與

同學諸子商榷纂輯録兩漢至元以儒稱以臣顯以

吏著者若干人各為一傳事皆本諸舊史而詞之游

者删之義之疑者缺之其嘉言懿行見於他書者採

而益之蓋安溪李君世幽與其從子立侯南城張百

川南靖張季長漳浦藍玉霖為之草創而討論折衷

聞之先生實總其成予不揣固陋間出其一知半解與相參酌書成析為若干卷爰以質之當世或云蓄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論道經邦宣猷宰化莫非性分内事今區而別之為名儒為名臣為循吏使人疑儒術之迂踈而謂卓然樹立者皆適逢其會非有所本而為之其可乎予曰天德王道原無二致然淺深同異視乎其人士元才絀于百里黃霸入相功名減於治郡中公轅固生以宿儒應辟卒無所建白而去

此由氣質之稟于天者不能無蔽是以優於此絀於彼見知見仁各隨其性之所近欲其體備而用周也難矣我

皇上以天縱之資亹亹翼翼用人行政一本於欽明緝熙之學又日進内外臣工教以省身克己存誠主敬之道而程能課績雖有不逮苟其中無他必寛以自新之路是以人思感奮爭相濯磨臣品官方彬彬日上顧日月漸摩者

聖主之所以立教也夙夜寅畏者臣子之所以自勵也有不能者才之禀于氣無不備者性之根于命也惟格物明理以啟其端戒懼慎獨以踐其實擴而充之以化其氣質之偏由是出其所學上而輔佐

聖君為萬世開太平之治即効一官分一職亦必休養涵濡登風俗于醇古此一德泰交唐虞師濟之盛也漢唐以下烏足道哉

雍正七年己酉歲長至日高安朱軾撰

學術之與事功孤卿之與庶尹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五性粹然至善用内直之功敬修而不怠方外之功集義而無歉則元善之長充周而不可窮先聖傳心之學於是乎在上之為論道經邦之儒次亦為一民一物之所恃賴故曰同歸而一致也譬之原泉廣津發自崑崙放而為河海流而為百川潤桑田而滙沼沚皆是物也顧人生而靜而後質與學之所近或偏得其一體漢唐以来

通經履道之賢匡君定國之彥親民濟物之選代不乏人就其合同而論之三者本一無事於分其本充者其末茂使董廣川大用於漢文中子及遇輿唐功不過於蕭曹房杜哉程朱大儒也明道勸神宗防未萌之欲以十事進君能堯舜其君者也及出令晋城扶溝化理昭彰非守令所當法乎朱子在朝四十六日進講奏疏名臣風烈萬代瞻仰及觀其浙東南康潭州諸治蹟豈兩漢循吏所易及乎且如司馬公許

魯齋復何分於名儒名臣哉故曰無事於分也然使
語魏丙姚宋以精一之學則粗矣抗召杜卓魯於魏
陸韓范之列則邈未逮矣況三者之中又各有等級
次第則亦不必於合也方今
天子神聖道統治統萃於一身以至道醇修冣士類以臯
夔稷契望諸臣以廉謹仁明飭吏治一道同風之盛
于斯乎遇之高安可亭朱先生服儒體道負開濟大
畧入為卿士出為牧伯由冢宰陟台輔以襄

聖天子盛治與世遠同事
禁廷一日語世遠欲纂漢唐以来至於宋元名儒名臣
循吏等傳各為一集合為一書世遠在鼇峰書院時
故嘗校刋先儒諸書又私纂歷代名臣言行録實有
素心願以均服職事未遑手録屬諸同志四五人分
纂傳論高安公定其領要重申討論世遠亦旁覽廣
披細加參訂再閱歲而書告成事蹟繁多年代久遠
或恐有紕漏舛錯之譏要可為高山景行之藉士幸

生

堯舜之世懷三代之英三者之中服膺砥礪備其全體固足以求志達道成曠代之人豪即得其一節亦足以寡一身之過淑躬而濟物藹藹吉士維

天子使人材之盛比於成周風俗之美躋於陶唐是則編輯是書者之惓惓也

雍正四年丙午十月朔日漳浦蔡世遠撰

史傳三編凡例

名儒名臣循吏俱始于漢終于元何也據二十一史以立傳也

天徳與王道大用與小用原無二致三者原不必分但依類以見耳如龔遂豈不是名臣而列在循吏虞詡豈不是循吏而列在名臣司馬光豈不是名儒許衡豈不是名臣而姑以分屬程朱在朝則為名臣牧民則為循吏而列之名儒讀書論世但存

是則是傚之心不必泥也

稱名史例也周程張朱獨稱子者

聖祖仁皇帝所定也凡詔誥奏章俱然于以見我

朝尊尚正學卓越前代焉

各傳雖依據二十一史本傳然多採傳記及各家文集以成之凡大人物尤加意蒐羅如諸葛亮則兼採裴松之習鑿齒諸史及諸葛丞相集魏徵及唐初名臣則採貞觀政要陸贄則採宣公奏議是也

名儒漢史有不立傳者則旁採以成之宋名儒則採之伊洛淵源録及續録若本人語録文集等書宋名臣則採之名臣言行録及續集別集等書按其年月擇其簡要有三易稿而後成者

一人之事有散見于他傳者則類聚之本傳如周勃誅諸呂則取高后紀以入之張柬之復唐祚則採五王傳以入之是也是故苟其無關體要雖原傳所有必删繁以就簡苟其事不得畧及言行可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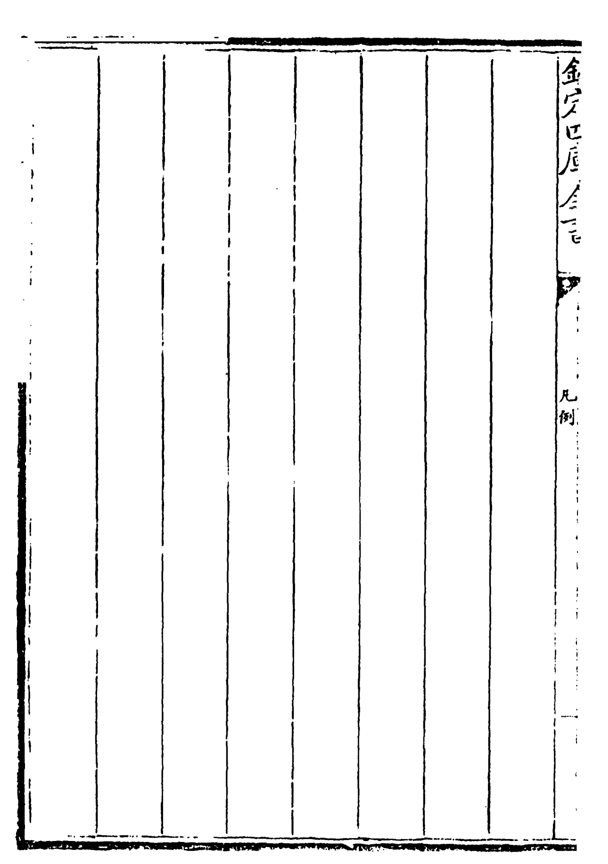
者雖散見于他傳亦必參考以成文期于詞省而事備耳

奏疏不能詳也有至要者則載之并採之歴代名臣奏議與其詳于大人子虛解嘲也毋寧詳于奏疏論贊不必盡録也録其尤善者

續編者何擇其次焉者也或卷帙編次已定附之于後焉耳

羊祜杜預曹彬昔之所謂名臣也但祜與預在魏朝

皆有封爵彬亦爲周之國戚不能無春秋責備之意故列之續編若周瑜魯肅慕容恪王猛等亦降列之者蜀漢爲正統非魏吳之比東晉爲正統非南北朝之比也



史傳三編卷一

大學士朱軾撰

名儒傳一

漢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淄川人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庇授江東馯臂子弓臂授燕周醜子家醜

授東武孫虞子乘虞以授何當秦禁學易以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絶漢興梁項生受易於何而雒陽丁寛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寛寛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寛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其後讐授張禹禹授彭宣則施家又有張彭之學喜授白光翟牧則孟家又有白翟之學而士孫張鄧彭祖衡咸三家皆為梁丘之學梁人焦延壽亦甞問易於喜以授京

房於是又有京氏學至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家皆祖田何惟京氏為異後東萊費直沛高相亦治易其學皆無章句然施孟梁丘經閒脫惟費氏與古文同終西漢時費高二家未得立

論曰易之為書潔靜精微雖聖人猶假年以學況其餘乎漢興諸儒互相付受然談經義者徒啜其糟醨推象占者或淫於術數故王弼興而諸家盡廢夫弼不過勦襲莊老於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曷嘗

有聞哉顧已觭其說而奪諸家之幟則諸家之未足以盡易明矣雖然易爲五經之源其傳授所自不可以無悉也故標田何而紀其源瀾於篇

伏生

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治尚書當秦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惟伏生治之欲召伏生年已九十餘老不能

行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伏生所授有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字和伯以授兒寛寛復以授歐陽生之子世故尚書有歐陽氏學世父子相授至曾孫高高以授濟南林尊尊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則歐陽氏又有平陳之學濟南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以授夏侯勝勝以授從兄子建故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勝又別授孔霸及周堪堪授許商則大夏侯又有孔許之學建授鄭寛中張無故秦恭假倉李尋則小夏侯又有鄭張秦假李

氏之學凡言今文尚書者皆本之伏生

論曰尚書今文多詰屈衛宏以為錯受書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女傳言教錯齊音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畧以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九篇者伏生壁藏未亡之書也既嘗以教於齊魯矣則錯銜命往受伏生何難出所藏以示之即不然亦可使它弟子傳言何必以女哉衛宏之云不足信也

申公

申公魯人少與楚元王俱受詩於齊浮丘伯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復遣子郢與申公俱從卒學元王薨郢嗣使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胥靡申公初申公與穆生白生皆見禮於元王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設醴及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穆生退曰可以逝矣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

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後戊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卒被胥靡申公媿之歸魯教授終身不出門謝賓客獨王命召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為詩訓故以教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受詩申公後臧為郎中令綰為御史大夫請立明堂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申公時已八十餘上使束帛加璧安車蒲輪駕駟迎之弟子二人乘軺

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至大夫郎掌故者以百數而所授魯許生免中徐公以授王式式以授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而燕韓生齊轅固亦皆治

詩爲之傳韓嬰當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亦以易授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嬰授河内趙子趙子授蔡誼誼授食子公與王吉吉授長孫順則韓詩又有王食長孫之學轅固孝景時爲博士嘗與黄生爭論湯武受命於上前及竇太后好老子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使入圈擊彘上知固直言無罪假以利

兵𤑔應手倒乃免武帝初以賢良徵時固已九十餘矣
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
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弟子也惟夏侯始昌
最明始昌授后蒼蒼授翼奉匡衡衡授師丹伏理則齊
詩又有翼匡師伏之學齊魯韓三家詩皆立於學宮或
取春秋採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論曰後儒論申公對武帝以力行當明言所行者何
若以啟發武帝之心又謂武帝不問故申公不言二

者固皆有見竊謂申公之為人抱遺經而守寧靜者也意其所謂力行大都清心寡欲息事寧人為先武帝以雄心大畧之主一望其詞氣固已枘鑿而不相入矣故無容於再問再對也獨惜所謂魯詩竟與轅固之齊詩同湮沒而不傳使後代好古之士無所考稽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諒哉

高堂生　后蒼

高堂生字伯魯人其先齊公族也齊卿高敬仲食采於

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将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壊漢興生為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即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竝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惟古文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

而字多異生所傳者今文也五十六篇字皆篆書古文也生授瑕丘蕭奮奮以授東海孟卿卿以授后蒼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所傳歷久愈明云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自漢興高堂生為博士傳士禮十七篇迄孝宣世蒼最明蒼嘗受詩于夏侯始昌又從東海孟卿受禮其說禮凡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大抵皆推士禮而致於天子蒼授梁戴德戴聖及沛慶普三家皆立於學官故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大戴授

琅邪徐良小戴授梁橋仁及楊榮故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皆淵源于蒼云

論曰昔先王以禮化民成俗橫渠張子每教學者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禮顧不重歟經秦火後禮失其傳傳自高堂生歷后蒼而益著二先生之有功于禮也顧或謂生所傳止士禮疑為未全之書不知朝廟邦國之典周官載之儀禮詳于冠昏喪祭推士禮以達于天子固其所也周公之精意存焉後之學者每

治禮記而缺儀禮夫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傳宜分類以附于經之後乃舍此而取彼是猶習春秋之書舍孔子之經文而但習二傳其可謂之通春秋哉

毛萇

毛萇趙人善説詩自謂子夏所傳葢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曽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

朝時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

詩傳加毛字以别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

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由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故

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宫萇授同國貫長

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

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

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

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

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葉夢得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旣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黄鳥皇矣與左傳合而

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葢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

論曰毛公所謂傳自子夏者則今之大小序是也當西漢時三家得立惟毛獨否及其後惟毛獨著獨行千數百年之間說詩者莫敢有異議至朱子始疑之

自立傳義然亦多採其說夫毛之序詩謂全無所本於子夏則不可謂全出於子夏之說而無所臆揣附會則非也要其傳經之功勤且偉矣

劉德

劉德者孝景帝子也前二年立為河閒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

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王所得書盡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諡法聰明睿知曰獻宜諡獻王傳

五世至元國除建始元年復立元弟良為河間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三年如禮哀帝下詔褒揚益封萬戸薨謚曰惠傳子尚至王莽時絶

論曰周衰禮壞樂崩及經秦火書籍亡失漢儒修補每限於嵩門惟獻王藉屏藩之力多士景從故蒐輯獨備藝文志所載儒家書目有河間周制十八篇意獻王述禮之作又記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然則禮樂之事其存什一於

千百猶傳於今不廢者獻王之勞尤不可誣班固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豈不諒夫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其策有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

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又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

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又曰天令之為命
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
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
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
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又曰孔子曰天地之性
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
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

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竝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之問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吴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

三仁仲舒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於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

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槀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名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自是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

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如有大事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

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前漢書賛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吕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顔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惟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

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論曰孔子作春秋始於春亦終於春所以明千秋必還之運而開太平於無窮也當秦酷烈之餘陰慘極矣於是惓惓以教化爲言是陽春之德也夫欲興教化必先崇學校欲崇學校必先一道術道術既一學校既崇而後賢者循理處善以成其君子不賢者亦節情防欲以别於羣生此實王道之正非管晏以下

卑畢伯業之所得托也向惟粗知王伯之分故尊仲舒而黜管晏歆不知然遂乃過其父論夫仲舒之於伊呂雖若不逮然以視管晏固已分軌而殊塗豈復與較優劣哉向使武帝深加嚮用以董仲舒為丞相以汲黯為御史大夫漢治其幾於三代乎

孔安國

孔安國孔子後也武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凡數

十篇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而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考論定其可知者為隸古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其析出者又五篇幷伏生二十九篇都為五十九篇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者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安國又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既成遭巫蠱事不復以聞故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以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嘗從安國

問其後又有百輛篇者出東萊張霸文意淺陋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自言受於父父有弟子尉氏樊竝平當等勸存其學及後樊竝謀反乃黜其書

論曰諸儒疑古文者非一至朱子親注二典禹謨而囑其餘篇於蔡沈後世猶有顯肆訶詆如吳澄之倫者蓋是經之爲諸儒裂也久矣推其致疑之由則以今文詰屈而古文從順也先儒云記録之實語難工潤色之雅詞易好文之參雜難易它經傳皆有之何

獨疑於書乎至伏生口授之書偏得其難而安國比校之書反得其易則又有說凡書之難讀者誦數必多誦數多者著心必牢安知伏生之偏得其難者之非因難而得乎當秦火後羣經散亡而尚書尤甚百篇之義既莫得聞僅有存者又復指為贋作則是杜塞餘道絶滅微學也程子云伊訓說命諸篇非聖人不能作可以為古文之定論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魯東平人少孤好學從張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後又事簡卿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光禄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罸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

察言故曰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内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欲襃孝武帝詔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勝獨曰武帝雖有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

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義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等劾勝非議詔書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黄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廟為世宗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經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因大赦

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黄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

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論曰書曰大哉王言謨訓誓誥皆言也而載諸簡策垂於萬世以為治法何惡於傳之者哉夫雷者天之號令也言者王之號令也雷聲震於百里王言播於四方勝之置對其義確而篤矣唐魏徵佐太宗嘗以事宣付史館太宗讓之徵所對大旨亦畧同云

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交之四世孫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行修飭擢諫大夫是時宣帝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詞與王褒張子僑等竝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初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世人莫見更生父德治淮南獄時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至是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更生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費多不驗乃下更生吏繫當死其兄陽城侯安民

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郎中給事黄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遺領尚書事甚見尊重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宦官弘恭石顯弄權議罷退之未白而語泄

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
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内
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沮之皆為中
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
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請退恭顯進望之等書奏恭
顯疑更生所為請考詞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而
望之亦坐使子上書白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
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

爲光禄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又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念以骨肉備九卿雖在甽畝猶不忘君乃上封事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一條其所以有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恭顯見其書愈與

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患衆口之寖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常稱譽堪乃見問興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毀之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發怒免豐亦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為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食之於是上名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下詔徵堪為光祿大夫

猛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是時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遂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名拜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禄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列侯適數有大異而上方精

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乃集合上古以来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䟽諫詞旨極切上雖感其言而不能從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採詩書所載賢

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屢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内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雅竒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歴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

遂上封事極諫至曰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隷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

異懷不能已復上奏有曰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禄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遂代漢

論曰孝宣以甘露三年始立穀梁博士是歲向年三

十其鑄作黄金事前於此則向固未及壯也且其失在於過信父書考向之誠諒忠謇庶幾社稷之臣其學之醇西漢儒者未之或先也顧以年少一眚為世疵議夫仲舒繁露頗雜禨祥横渠蚤歲亦喜談兵至若逃禪以歸儒變贋而求真者往往有之苟其能以晚蓋則始術曽不足以相累何獨於向而必過為覈論哉

戴聖

戴聖字次君梁人與戴德同受禮於后蒼德號大戴聖
號小戴漢興以來迄於劉向所校定禮傳凡二百五十
篇至德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聖又刪為四十六篇世
傳大戴禮篇第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前闕三十
八篇末闕四篇中又闕第七十二意其闕者即聖所刪
耶德仕至信都王太傅聖嘗以博士論石渠仕至九江
太守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何武為
刺史行部録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

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

論曰大學中庸先聖設教傳道之書也而皆出於聖則聖之為功豈獨傳禮一家學已哉史謂其行治多不法意聖迂闊慕古不盡循用漢法故武所舉因徒聖無所決而姍侮之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言已所以治者非武所知也是即行治不法之一事也夫儒家者流於法律刑名多粃糠棄之鄭樵因此遂譏聖為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樵安從知武所廉得

者之為贓罪耶聖行事少所表見獨見於何武傳者
如此因嘉其傳經之功而疑於其罪跡故録之若馬
融為梁冀草詔而殺李固則情罪彰灼君子不能為
之辯矣
史傳三編卷一

史傳三編卷二

大學士朱軾撰

名儒傳二

漢

杜子春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絶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獨

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
篇奏之至成帝時黄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
序著於錄畧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於南山因以
教授鄉里永明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鄭興鄭衆馬融
賈徽賈逵皆受業焉衆逵為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融
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
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
黄帝當必有所指云

論曰周官一書規模宏闊節目明備使後世得考見三代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大端拘儒小生猶或疑之不猶疑尚書之古文乎是書始得自河間獻王表自劉歆而子春能習其句讀通其義類以授羣弟子共為註觧而其傳益著迄今三禮並垂非子春之功哉

孔僖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

詩曾祖子建遊長安與崔篆善及篆仕王莽亦勸子建
子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請從
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篆孫駰復相友同游太學習春
秋因讀吳王夫差事僖歎曰所謂畫虎不成反為狗者
駰曰然昔孝武始為天子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
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僖曰書傳如此
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若然者武帝亦是狗耶遂
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事下有司駰詣吏僖恐誅乃

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無此事而虚加之也孝武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謂直說書傳實事非虚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歸焉其不善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不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必以此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茍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齊桓公親揚先君之惡以唱管仲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帝始本無罪僖等意及書奏

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
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
命儒者講論帝問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
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陛下親屈萬乘辱
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
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遂拜郎中從還京師
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不吉止僖曰
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

乎在縣三年果卒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才十餘歲或勸令反魯對曰令載喪歸則違父命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論曰漢興高祖以太牢祠孔子自是經術寖以萌蘖至孝武表章六經當時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然猶未及光武明章之盛也夫孔子者百王之師也帝自師其師而以為私家榮可乎儒之持論侃侃不憚批鱗蓋自其談史大學時已不復有囁嚅之態矣若子

建之不仕偽朝長彥季彥之不違父命奕世忠孝大節炳然何聖裔之多賢也

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誼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逵旣悉傳其父業復能兼通大夏侯尚書及五家穀梁之說自兒童時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

問事不休賈長頭永平中為左氏國語觧詁凡五十一
篇上之帝重其書寫藏祕館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祕書
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
逵入講北宫白虎觀南宫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
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摘尤著明者三十事具條奏之帝
深嘉悅令逵自選公羊嚴顔諸生髙才者二十人教以
左氏逵母常有疾帝以錢二十萬使頴陽侯馬防賜之
謂防曰逵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

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撰歐陽大小夏侯與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同異并作周官觧故遷為衛士令建初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髙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盡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黄門署學者欣欣羡慕焉永元三年以為左中郎將八年拜侍中領騎都尉内備帷幄兼領秘書甚見信用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

萬言號爲通儒年七十二十三年卒初鄭興明左氏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及逵傳父業自是左氏有鄭賈之學

論曰周官乃經世大典程子所謂天理爛熟之書也當西漢時惟劉歆頗知誦講而歆反毗王莽助成亂亡之政故後儒業是者益稀逵於諸經鮮不涉其流四經之學實賴以傳然竊獨怪其數言古文尚書於帝而不及周官也夫諸經出自聖筆者易之外惟周

官春秋而已千載而下叙五經者舍三傳而列春秋獨言禮則棄周官而任戴記豈非漢氏學官所立舛謬相沿而致然與

鄭衆

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聘衆曰太子無外交之義漢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賔客松風以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

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竒之亦不強也及梁氏敗
賔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詞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
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八年北匈奴遣使
求和親遣衆報之衆至單于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恚
圍守閉之欲以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
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將復遣使衆諫曰北單于所以
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又
令西域歸化者局促狐疑絶望中國耳南單于居漢久

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有度遼之衆揚威北
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衆言臣前奉使
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
臣誠不忍持節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
强帝不聽衆不得已遂行於道猶連上書固爭之詔切
責衆追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
于爭禮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為軍司馬與馬
廖擊車師至敦煌拜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

圍戊已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匈奴不敢犯召為左馮翊建初六年拜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為不可數被責劾執議不移帝竟不從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

論曰仗節死義之臣必於犯顔敢諫中求之誠哉是言也衆之諤諤在廷用能奮節北陲不為國恥唐殷侑使回鶻韓愈序之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若衆者其誠得於經者多耶衆父興與光武論郊祀事光武

將斷以讖興曰臣不為讖光武怒興遂惶恐遜詞以免衆之抗直過於興矣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少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既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及竇武援立靈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

譽乃獻書規武勸辭大賞以全身名且請依古禮置諸子官徵宗室賢才訓道爵用以強幹弱枝武不能用州郡數命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乃起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上書請立毛詩周禮左氏博士會南夷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歲餘徵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

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
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日有食之楨陳八
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
六曰遵堯七曰禦下八曰散利用良者謂宜使州郡覈
舉賢良隨方委用原禁者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
禦癘者宋后為王甫所搆憂死家屬被誅宜聽收葬備
寇者王侯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宜使給足以防未
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

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中平元年黄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郎中將持節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角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壍造雲梯將攻之垂拔帝遣小黄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賂豐植不可豐還譖之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皇甫嵩平黄巾盛稱植方畧嵩皆資之以濟成功乃

復尚書帝崩何進謀誅中官召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固止之進不從及進爲張讓段珪等所害袁紹將兵入宫讓等刼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從複道走北宫植執戈於閣道窻下仰數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紹又進兵排宫攻省内讓珪等遂將帝與陳留王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惟植夜馳河上王允遣閔貢隨植後追之貢至手劒斬數人餘皆投河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宫董卓既至果陵

詹朝廷大會百官議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卓怒罷會將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不及遂隱于上谷不交人事初平三年卒臨困勑其子儉葬土穴不用槨附體單帛而已

後漢書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夫

蠭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閤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論曰進之召卓曹操亦笑其失謀卓之廢主衣紹亦折其逆志事計雖同而乃心實異惟植忠於帝室而智足察奸勇足厲氣其常懷濟世豈虚哉夫直養者剛之本也當植之在講筵目不轉眄所養固已剛矣讓珪逃死何敢濫加横戮蔚宗論植大節乃舍抗卓

而述其追帝不已末乎

鄭康成

鄭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爲鄉嗇夫常詣學宫不樂爲吏父雖怒之不能禁後游太學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歴又善九章算術復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僅五十餘生康成在門下從髙業弟子傳受日

夜尋誦三年不得見融及融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召見康成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曰鄭生去吾道東矣康成自游學十餘年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已數百十人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及康成答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

末黨禁解何進辟之州郡迫脅不得已詣進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益進自遠方至者以千數後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之屣履造門勅縣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意也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董卓遷都公卿舉康成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避地徐州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始還高密道遇黃巾數萬

人黃巾知為康成皆拜約不敢入縣境康成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曰吾念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庶幾以竭吾才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案之典禮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爾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時袁紹總兵冀州嘗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紹乃延之上坐康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貌温偉紹

客多豪俊見康成儒者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汝南應劭前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為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以病乞還五年春寢疾時紹與曹操相距於官渡令子譚迫康成從軍不得已行至元城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

業者緜經赴會千餘人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及諸雜著凡百餘萬言其答諸弟子問五經義者門人又相與依論語撰爲鄭志八篇

後漢書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禀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蕪刋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

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康成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云

論曰禮始於太乙非聖者莫能得其精自夫子不敢輕言夏殷之禮況其下者乎至於經曲繁多條貫詳密則又不獨神明其精者之難即欲比而櫛之疏而理之使數度井然亦復匪易康成三禮之學所微疵者習熟濡染不能不間雜於讖緯耳要其旁稽曲證使三代質文於今猶與有存者則非夫人之烈不及

此舍翼衛之勤而索瘢瘕以為指摘豈篤論哉

何休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少府豹之子也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尤善公羊春秋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被害坐廢錮初公羊之學自齊胡毋子都作條例以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顔安

樂公羊遂有嚴顏二家博士至休乃畧依胡母生條例
隱括使就繩墨作公羊觧詁覃思不闚門者十有七年
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先是扶風
李育亦治公羊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及論五經白虎
觀育以公羊意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休既
善公羊兼通歷算乃與師博士羊弼追述育意以難二
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註孝經論語風
角七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説黨禁解辟司徒羣公

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嫉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論曰公羊之學韓愈謂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要渺之義無自而尋則休之解詁未為畫得公羊本旨也況三傳互有短長休直詆為膏肓為廢疾意所謂黨同門妬道真者休蓋未能免此歟雖然殘經之不亡實諸專家是賴自休以來幾二千年其書列於學宮不可廢也

趙岐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後因避難不忘本土故自改其名字岐少明經有才藝娶馬融兄女鄙融不持士節恥與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勑兄子曰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石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疾瘳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

朝廷從之尋為梁冀所辟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中常侍左悺兄勝為河東太守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輕之岐尤數為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為京兆尹岐懼避之玹果收岐家屬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道遇安丘孫嵩嵩察岐非常人呼與共載岐失色嵩乃下帷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

而色動不有重恩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勢能相濟
岐素聞嵩名以實告嵩嵩與俱歸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
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後諸唐死滅因赦
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
匈奴烏桓鮮卑反公卿舉岐擢并州刺史坐黨事免靈
帝初復遭黨錮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
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張溫西征請補長史别
屯安定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為賊邊章所執

詭詞得免展轉還長安獻帝西遷復拜議郎稍遷太僕
及李傕專政關東擾亂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乃以岐
副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
揚國命所到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
袁紹曹操皆自將兵數百里迎岐岐深陳天子恩德又
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罷兵與岐期會洛陽奉
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紹等遂不至興
平元年徵岐時帝當還洛陽董承奉詔先修宮室岐謂

承曰海內分崩惟荆州境廣地勝年穀歲登岐雖迫大
命猶志報國家欲南說劉表使身將兵來衛與將軍并
心同力以奬王室承即表遣岐岐至表果遣兵助修洛
陽宫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絶岐以老病留荆州而孫嵩
亦寓於表岐乃稱嵩素行篤烈與表共上為青州刺史
俄而桓典孔融皆薦岐就拜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
卒初孝文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孟子博士遂廢岐以為周衰

異端並起孟子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滅著書七篇包羅天地揆叙萬類命世亞聖之大才也乃述所聞證以經傳為章句十四卷

論曰當秦火時以孟子下臚諸子故得不燬漢興司馬遷始稱其述唐虞三代之德以並孔子然猶與荀卿合傳惟岐值時衰亂經籍道息獨能抽博士所不講者潛心畢業且斷而置之以為命世亞聖何其明也

晉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爾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没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太守

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大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潔行廉約韓康伯遺絹百疋不受減五

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康伯後與宣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宣云人寧可使婦無幝耶宣笑而受之宣雖閑居屢空嘗以讀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通儒在郡立學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歲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

論曰自魏晉以清虛相尚放蕩為高棄禮法如弁髦

國勢人心舉壞於此當其時在朝者乃有卞壼壼之言曰諸君子皆以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卒能仗節死義爲時名臣宣仕不顯潔行窮經獨爲於舉世不爲之日卒使江州人士化於二范之風其可謂儒之拔出者矣

范甯

范甯字武子自父汪渡江僑於新野汪博學善談名理甯亦自少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温所諷

而止初温欲以汪爲長史及江州刺史汪皆不就温意
恨故終温之世甯兄弟無在列位者時方以浮虛相扇
儒雅日替甯謂其源出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
紂乃著論以捄之畧曰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詞
浮說波蕩後生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禮壞樂崩中
原傾覆昔夫子斬少正太公戮華士豈非曠世而同誅
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鑒戒豈能迴百姓
之視聽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

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温死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風化大行自中興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徵拜中書侍郎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義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甥也諂事會稽王道子懼甯不見容疎隔之甯求出爲豫章太守前豫章守

多不利帝曰甯何以身試死耶甯不為意固請行臨發
猶疏言調役勞擾之弊尋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復
陳時政數事帝善之甯在郡大設庠序採磬石於交州
以佐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并拔
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資給衆費一出私祿
又起學臺功用彌廣以專輒任心為王凝之所劾抵罪
子泰棄官稱訴會赦免始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
輟年六十三卒初甯以釋穀梁者近十家皆膚淺不經

師匠遂沈思積年著為集觧其言曰左氏以鬻拳兵諌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内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稱夫人為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

甯所著義最精審為世所重

論曰六朝曠達之弊其源出於莊老甯尋究標枝歸罪王何當已而未敢誦言以攻莊老則猶眯乎其源者也三傳得失自向歆父子已為異同之論至白虎分争益加破裂甯獨依經詁傳據理詮經可謂通方君子矣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為人清和有思理殷浩稱之

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出羣之器同郡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獨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媿王文度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為談客自司徒佐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為侍中陳郡周勰為謝安主簿崇尚莊老脫落名教居喪廢禮伯斥非之時人憚焉嘗作辯謙論有曰孤寡不穀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人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

其賢者也夫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也後轉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改授太常未拜卒年四十九初王弼注易於繫辭說卦序卦三傳猶未畢業伯實續為之注云

論曰程邵未興治易者皆宗王韓之注王淫於莊老所注不足以翊衛名教固其所也伯當放浪波靡之

時斥俗崇禮而亦未能發揮四聖之微指讀其所著
辯謙論誠有味乎其言之在易小過象傳曰行過乎
恭喪過乎哀蓋崇本以維其衰則過而非過伯殆有
得於斯義者耶

梁

皇侃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
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國子助

教在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
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命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
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
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
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論曰南北朝之際俗尚波靡異教紛拏經學微而士
習不可問矣侃獨精力專門以明經為業聽者嘗數
百人時亦有重之者此以見士貴有志而修德者不

孤信夫故特存之以備一綫焉

史傳三編卷二